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諸國統紀 目錄 卷一二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衆景陽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王藻

經部五

春秋諸國統紀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按春秋諸國統紀一卷目録一卷元齊履謙撰履謙字伯恒大名人官至太史院使事迹具元史本傳此書乃其延祐丁已為國子司業時所作前有自序謂今之春秋葢聖人合二十國史記為之自三傳專言襃貶于諸國分合與春秋所以為春

秋槩未之及故敘類此書以備諸家之闕凡二十有二篇首魯次周次宋次齊次晉次衛次蔡次陳次鄭次曹次秦次薛次杞次滕次莒次邾次許次宿次楚次吳自内魯尊周外各以五等之爵為次其入春秋後降爵者則隨所降之爵列之而楚吳以僭王殿焉目錄謂此皆國史具在聖人據以作春秋者又以諸小國諸亡國釐為二篇附錄于末目錄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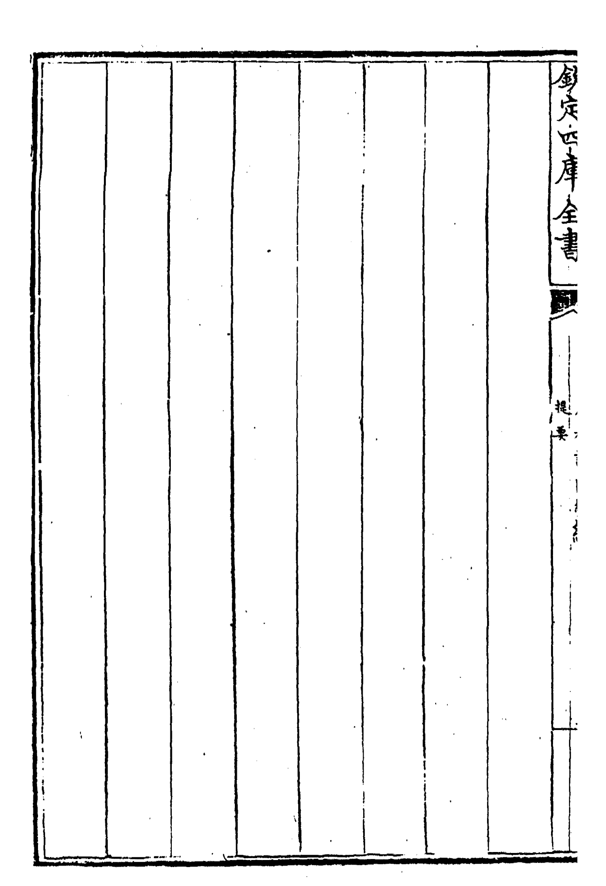
此無國史因二十國事所及而載者皆先于各國下列叙大勢與其排比之意題曰某國春秋統紀葢據墨子有百國春秋徐彦公羊疏有孔子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之文故不主因魯史從赴告之義也案春秋如不據魯史不應以十二公紀年如不從赴告不應僖公以後晉事最詳僖公以前晉乃不載一事此葢掇拾雜説不考正經且魯史不紀

周年内魯可也履謙分國編次而魯第一周第二不曰王人雖微加于諸侯之上乎况天王也至于隱公八年葬蔡宣公宣公十七年葬蔡文公並經有明文履謙漏此二條乃于桓公十七年葬蔡桓侯謂諸國皆僭稱公惟蔡仍舊章反引左傳為證殊為疎舛又經書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其事更無疑穀梁傳疑故明之之說

已為不核事寔履謙乃竟以莊公為齊侯之子尤為乖謬以其排比經文頗易尋覽所論亦時有可采故録存之吳澄序稱其縷數旁通務合書法間或求之太過要之不茍為言蓋瑕瑜不掩澄已有微詞矣乾隆四十五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提要

春秋諸國統紀序

讀三百五篇之詩曰有美有刺也讀二百四十二年之春秋曰有褒有貶也蓋夫子既歿而序詩傳春秋者固已云然則非秦漢以後之儒創為是說也說經而迷於是也千年矣逮自朱子詩傳出人始知詩之不為美刺作若春秋之不為褒貶作則朱子無論著夫孰從而正之有惑有不惑者相半也邵子曰聖人之經渾然無跡如天道焉春秋書實事而善惡形于其中矣至哉言乎

朱子謂據事實書而善惡自見其旨一也唐啖趙宋孫劉而下不泥於傳有功於經者奚啻數十家然襃貶之蔽猶未悉除必待宋末李呂而後大不惑夫其所謂襃貶者以書時書月書日為詳略其事以書爵書人書國為榮辱其君以書字書氏書名書人為輕重其臣而已噫事之或時或月或日也君之或爵或人或國也臣之或字或氏或名或人也法一定而不易豈聖人有意於軒輊予奪之哉魏郡齊履謙伯恒甫之説春秋則異是

不承陋襲故皆苦思深究而自得内魯尊周之外經書其君之卒者十八國乃分彙諸國之統紀凡二十已所特見各傳于經縷數旁通務合書法餘事闕而不録其義視李則明決多其辭視呂則簡淨勝予之所可庶或不同間有不同亦其求之太過爾而非茍為言也不具九方臯相馬之眼者又焉能識之伯恒甫之篤志經學知之雖久晚年獲覩其二書之成寧不快於心與二書謂何易春秋也臨川吳澂序

春秋諸國統紀目録

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所謂春秋者古者史記之通稱也何以明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莊子曰春秋先王經世之志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皆非謂今之春秋也又嘗考之古文有夏商春秋又有晉春秋國語晉羊舌肸習於春秋悼公使傅其太子楚莊王使申叔時傅太子箴教之春秋左傳韓宣

子適魯見魯春秋至於後世史學亦多以春秋名其書者若虞卿春秋呂氏春秋陸賈春秋吳越春秋漢魏春秋唐春秋之類往往有之故知春秋者古者史記之通稱而今之春秋一經聖人以同會異以一統萬之書也始魯終吳合二十國史記而為之也然自三傳既分世之學者類皆務以襃貶為工至於諸國分合與夫春秋之所以為春秋未聞其有及之者予竊疑之久矣暇日輒以所見妄為敘類私之巾篋蓋不惟有以備諸家之

闕庶幾全經之綱領而自此或可以尋究云延祐四年丁巳夏六月乙未朔沙鹿齊履謙謹書

魯國春秋統紀第一

孔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此聖人所以託魯史以寓王法也故學春秋者當先觀聖人所書一魯十二公二百有四十二年之事

其文可證也其誼可推也其治亂得失反復一代之變可覆而視也始於隱元者魯史之所自起也志禮樂志征伐志會盟志賦税志軍甲志城築志田邑志災異志世卿志夫人内女獨備於諸國者非特為詳内録也夫以春秋而視周典則魯為極亂以魯而視當時齊晉諸國則豈無所謂一變再變至道難易之等差哉因其事著其筆削蓋所以訓也後

之作者尚有考於斯故敘魯國春秋統紀第一

周王春秋統紀第二

詩降黍離於國風示天下不復有雅春秋夷周室於侯邦傷王道莫之能亢也當是時周史固在也十三王之世次先後可考也然而春秋不以周統書元而但以周正首事其意可知也書歸物者三書來求者三書錫命者

三書出師者三書天王出居于鄭繼書天王居于狄泉入于成周書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書天王殺其弟佞夫繼書王室亂王子猛卒德日暖力日蹙變日極矣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蓋傷周室陵遲雖有繼世之王亦不能以復興矣此制作之本旨也豈但禮樂征伐不自己而出哉故敘周王春秋

統紀第二

宋國春秋統紀第三

公羊氏曰大國言齊宋夫宋王者之後而中國之望也陳舜之後也杞夏之後也宋商之後也原其始封皆公爵也而在春秋陳但稱侯杞則始稱侯至莊之二十七年書伯僖之二十三年降而書子訖春秋之世凡三書而三降焉惟宋獨終始公爵雖襄公圖霸無功戰敗身傷而宋為諸侯之望曾不改舊故晉

文以解宋圍而成一戰之霸悼公以討魚石而興三駕之功春秋外平不書至宋楚平則書之其大勢可見矣故敘宋國春秋統紀第三

齊國春秋統紀第四

五霸前此未有也齊創之而晉次之也雖然當是時也王道衰諸侯恣威勢以相脅傾詐以相尚天下皆是也大則宋魯衛鄭之邦小

則邾莒滕薛之國其能知尊周者誰歟以禮為國者誰歟推其本心無非桓文也考其行事亦無非桓文也其所以不為桓文者非不欲也特智有所不逮力有所不及耳故孟子論春秋不舉他國而獨以二公為稱者意蓋如此故敘齊國春秋統紀第四

晉國春秋統紀第五

近代永嘉陳氏有言古者諸侯無私史晉之

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皆東遷之史也今以此言考之春秋凡諸侯書卒者皆有國史以考其世次者也其不書卒者或國滅失其本史或國雖在而未有史皆無所考其世次者也又其世次有入春秋即見者有近後方有者若秦至文十八年始書康公卒薛至莊三十一年始書薛伯卒杞至僖二十三年始書成公卒莒至成十四年始書渠丘公卒邾至

莊十六年始書邾子克卒許至僖四年始書穆公卒楚至宣十八年始書莊王卒吳至襄十二年始書王壽夢卒晉則至僖九年始書獻公卒凡此其史之所起有久近故其世次所書有先後然則陳氏之言於是乎信故叙

晉國春秋統紀第五

衛國春秋統紀第六

子路問於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

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而民無所措手足夫靈公黜其子而子其孫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蒯聵爭入曼姑圍戚至此則人倫之不正甚矣故夫子因子路之問而啓之然此言也雖則專為衛輒而發夷考春秋所書若州吁若惠公若公孫剽本其禍亂無非不知正名之罪然後知夫子之言所包者廣非止

於一人一事而已也不然衛以康叔封國察其政俗兄弟吾魯加以內無專國之臣外少諸侯之事於斯時也苟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人倫之無不適其正也其於禮樂之興也何有故敘衛國春秋統紀第六

蔡國春秋統紀第七

古者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先後有序在周官

大司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及春秋時禮制既亡霸者以意之向背爲升降諸國以勢之强弱相上下故自入春秋蔡常先衛隱十年伐戴書宋人蔡人衛人桓五年伐鄭書蔡人衛人陳人十四年又伐鄭書齊人蔡人衛人陳人十六年會于曹猶書宋公蔡侯衛侯皆先衛也自是厥後伐鄭之役納衛惠之師遂序於衛陳之下矣雖

云至有後先亦以國勢孱弱不能自强於治可見矣其世從楚而受楚禍也宜哉故敘蔡國春秋統紀第七

陳國春秋統紀第八

春秋赴告之說始於左氏其言曰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其意本謂鄰國相好或同惡以相仇或同利以相濟於

是乎有赴告之命如傳言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命告伐宋之類非謂每事每國必皆赴告凡春秋所有事皆當時承赴告而書者誠如此言不惟當時諸侯封壤有遠近情好有疎密而且國有諱忌事固有不可告與夫不當告及不能告者而春秋備書之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甲戌之下本闕陳佗

作亂事而左傳以謂陳亂國人分散故再赴昭九年夏四月陳災陳亡矣定無來告者而胡氏以謂叔弓會楚子于陳還言之朝凡若此者皆泥於赴告之說之弊也要之春秋之作各從本史於理為通赴告之說恐不盡然也故敘陳國春秋統紀第八

鄭國春秋統紀第九

鄭在春秋列國最為後封於諸姬為近然當

春秋之初鄭為亂階書克段書來渝平書歸祊書假許田書從王伐鄭皆特筆也其後方楚之北征諸夏而鄭與陳蔡許四國適當其衝陳蔡許終始春秋甘為楚之從而鄭介晉楚之間居二國必爭之地朝從楚盟晉師暮至暮從晉盟楚師朝至其為國也難哉向非子産以禮自固使晉楚之暴不能加焉則鄭國之丘墟當不終於春秋矣善乎劉安世之

論曰鄭蕞爾國又時有君臣之亂得子產然後安然子產爲政時晉楚漸衰又能事之區區小國攝乎大國之間能自保已爲難若妄作則滅亡矣傳稱子產善相小國謂此也故敘鄭國春秋統紀第九

曹國春秋統紀第十

春秋志用兵輕重淺深各有不同而其甚莫極於滅滅者亡國之重辭也宋景公入曹以

曹伯陽歸春秋止書入而左氏傳具事謂曹伯陽好田弋鄙人公孫彊因進田弋之說陽好之彊因言霸說陽乃背晉而奸宋宋伐之晉不救而遂滅故嘗因是考之經有書滅而實未嘗滅者襄六年書莒人滅鄫昭四年書取鄫是則鄫未嘗滅定六年書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哀十三年書許男成卒則是許未嘗滅亦有經書入而傳則謂滅國亦不

復見者僖三十三年書秦人入滑傳謂滅滑而還而滑亦不復見哀八年書宋公入曹傳謂晉不救而遂滅而曹亦不復見蓋未嘗滅者或復存之其入而國不復見者皆自亡也故

敘曹國春秋統紀第十

秦國春秋統紀第十一

秦自穆公始入春秋僖十五年與晉惠公戰于韓原其勢固已悍然矣及再納晉文主盟

中華穆公外雖從晉盟會内則蓄其威武投
閒抵隙待時而發故文公方卒今年滅滑明
年伐晉用敗殽之師出罪已之言威行東夏
奄宅西戎斯可謂秦之顯公矣故春秋秦自
彭衙以前入滑圍鄭盟于翟泉會于温師于
城濮凡穆公之事莫不皆備録之康共而下
則若有不盡記者非闕文也直謂其不足詳
耳故叙秦國春秋統紀第十一

薛國春秋統紀第十二

春秋降爵之國薛自侯降為伯滕自侯降為子杞自公降為侯又降為伯又降為子雖其所以降不可知固以見其國勢朘削日就卑替或曰薛與滕杞自入春秋不與諸侯會盟者各百餘年至成五年蟲牢始書杞伯成十三年伐秦始書滕人襄元年圍彭城始書薛人其曰日就卑替者何也曰是又不然夫春

秋之有會盟本所以控大國扶小國也故其徵令不濫而諸侯有序葵丘之盟盟之大者也而與盟者止於八國杞滕薛不在焉踐土之盟亦盟之大者也而與盟者亦止於八國杞滕薛亦不在焉此桓文之盛而小國所以賴也霸政下衰盟會數而賦役煩雖大國容有不至而小弱如杞滕薛之倫莫不奔走而聽命雖空乏其國家困踣於道路而有不遑

恤者且宋災細故也為會而更所喪者十有二國也城杞末務也相率而受其功者亦十有二國也甚而至於晉定之召陵之役在會者十有八國而劉子且不數焉其得失可知也由是言之其得與於會盟者非進之也適所以就其卑替耳故敘薛國春秋統紀第十二

杞國春秋統紀第十三

杞既降而書子矣而又退從人臣之列其降而書子吾不知其所從來退從人臣之列則有任其責者矣何以見其退從人臣之列也以襄二十九年書杞子來盟則見之也經有書來盟者矣桓十四年鄭語來盟閔二年齊高子來盟僖四年楚屈完來盟文十五年宋華孫來盟宣七年衛孫良夫來盟皆人臣也固未有諸侯書來盟者亦未有與諸侯盟而

不書公者也左氏曰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此說非也賤之之意其不在於書子也夫杞夏之後而天子之事守也禮秩之降一至如此宜乎夫子嘗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故敘杞國春秋統紀第十三

滕國春秋統紀第十四

春秋以諸侯而旅見於諸侯惟二事滕侯薛侯邾人牟人葛人是也何以知爲旅見即其

所書而知之也古者諸侯之邦交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至於旅見則必均其辭號者所以一貴賤齊等威也然則謂之侯者以君禮見者也不謂之侯者不以君禮見者也滕本非侯也薛亦然或者之說有如此者故敘滕國

春秋統紀第十四

莒國春秋統紀第十五

莒介居齊魯之境齊雖見伐而莒曾不敢少

陵齊馬會則自宣公平莒及郯莒人不肯至再會齊伐之干戈相尋迄無寧歲當襄公之世曾不數年而莒人伐我者三侵我者一亦可謂之强國矣故春秋書莒每次於鄭曹之下至於入向取牟婁滅鄫皆强國事也故敘

莒國春秋統紀第十五

郳國春秋統紀第十六

春秋世卿非惟大國有之雖小國亦有之矣

莒牟夷邾庶其畀我邾快黒弓是也若邾儀父或以為子克字或以為大夫之名案魯有行父歸父晉有林父鄭父甲父是皆大夫名然則謂儀父為名者非無據也夫邾魯附庸之國其來朝於魯者數矣而魯之君臣所以每加兵於邾者其意責邾之不恭猶深也故既納其邑又分其田既又入國而以其君歸必期至於滅亡而後已豈先王保小寡之道

哉公行鮮有不書至者惟伐邾則悉不書至
豈以邾為邦域之中七百里之内歟故敘邾
國春秋統紀第十六

許國春秋統紀第十七

春秋之班齊侯爵也自入僖公常序于宋公
之上邾子爵也常序于薛伯之上許男爵也
常序于曹伯之上復有在邢侯之上者甚而
至於蜀之盟秦序宋上鄭序齊上皆習亂之

事也故統紀自内魯至於降周而下並依王
爵曰公曰侯曰伯曰子曰男爵同以親晉當
先齊以齊為霸者之倡特列居侯爵之首荆
吳僭號王爵不加焉故附于五等之後凡此
庶幾春秋聖人所以道名分之意云故敘許
國春秋統紀第十七
宿國春秋統紀第十八
春秋自遷不書有遷之者而後書然書曰某

人遷某者遷以內屬也宋人遷宿齊人遷陽是也書曰某遷于某者遷以避難也邢遷于夷儀衛遷于帝丘蔡遷于州來許遷于葉于白羽于容城是也雖所遷不同而其國之危弱不能自守一也悲夫故敘宿國春秋統紀第十八

楚國春秋統紀第十九

荆吳僭竊名號不與中國通者各十餘世自

入春秋雖其因事制宜誼存筆削然其君書卒其大夫書名書聘使書會盟書師師皆與諸夏冠帶之國並列無間蓋二國之罪以先王王法論之則外之攘之誅之絶之可也以春秋信史言之則聖人拳拳於中外盛衰之變者深矣詳其事存其實録所以為後世鑒也故其書法如此故敘楚國春秋統紀第十

吳國春秋統紀第二十

吳國于東南去中夏尤遠成七年吳伐郯始見於經于鍾離于善道于柤于向皆諸侯就而會之其來交于中國者于戚而止耳雖則資之以疲楚然吳亦亢矣艾陵之戰齊黄池之駕晉其末流有必至者春秋書之欲後世謹其始也故敘吳國春秋統紀第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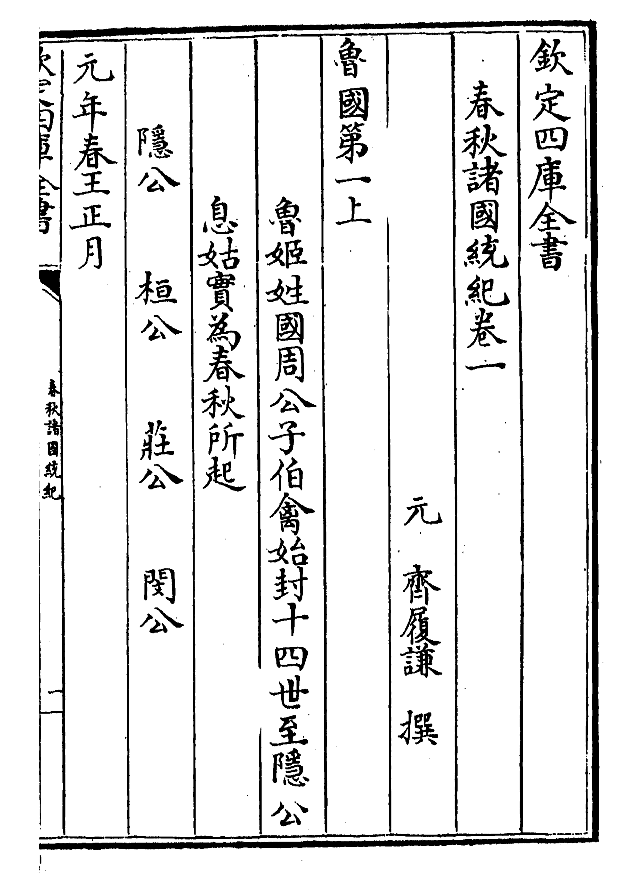
諸小國春秋附録第二十一

諸亡國春秋附録第二十二

諸小國二十二亡國四十三

右春秋諸國統紀合二十二篇前二十篇皆當時國史具在聖人本所據以作春秋者也後二篇皆無國史因以上諸國事所及者也故附録之於以備見春秋之國數云其亡國已具於前卷者此不復重録

春秋諸國統紀目録



春秋諸國統紀卷一

元　齊履謙　撰

魯國第一上

魯姬姓國周公子伯禽始封十四世至隱公

息姑實為春秋所起

隱公　桓公　莊公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春秋合二十國史而創為内魯之制首以隱元者本魯史之自起次以周正者示王法所當奉蓋當是時王政不行不惟禮樂征伐不自周出至於紀年亦國自為歷或以周正或以商正或以夏正考之漢唐歷志可見故聖人於是因其制作而首為正之周之正月在夏商為十一月周之二月在夏為十二月在商為正月周之三月在夏為正月在商為一月故正月書王二月書王三月書王孔子所謂吾從周公羊氏

所謂大一統穀梁氏所謂謹始杜氏所謂因其歷數附其行事皆此意也過三月則不書者非三正所建也隱不書即位者即位於歲前也自隱至哀十二公即位於逾年者七桓文宣成襄昭哀書王正月公即位者是也即位於歲前者四隱莊閔僖書王正月不書公即位者是也逾年不得即位者一定不書王正月者是也逾年即位禮也失之先者不待以禮失之後者不能以禮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單盟曰及會而後盟曰會故公與諸侯盟者四十一而書及者六公與大夫盟者十四而書會者三大夫之會公常少而諸侯之會公常多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盟不書公者凡八成三年及荀庚盟及孫良夫盟十一年及郤犫盟襄十五年及向戌盟皆因聘而盟者其不書公者傳曰國與之也餘四盟此年及宋人盟

于宿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文二年及晉處父盟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皆闕文

公子益師卒

案魯卿之見於經世其位而受氏者凡九家合三十八人其書卒者三十人益師衆氏一人書卒彄臧氏四人三人書卒一出奔無駭展氏一人書卒挾所氏一人書卒自莊以下有仲孫氏七人五人書卒一出奔一卒在經後叔孫氏九人六人書卒一出奔一見

殺一卒在經後季孫氏四人俱書卒僖以下有仲氏三人二人書卒一出奔宣以下有叔氏八人七人書卒一卒在經後其非世卿而不書卒者五人柔溺公子翬公子結公子慭又有見殺者二人公子買公子偃皆以事特書者亦非世卿然則以上凡九家者皆所以與魯終始春秋卒之使後世之有國家者即其所書而知其世即其世次而覽其事其爲訓戒之誼豈不深切著明故曰春秋者性命之文

二年無駭帥師入極

君將不言帥師帥師大夫將則言帥師帥師者以見其不可專有民衆然在外惟世卿書帥師非世卿但稱人不書帥師既非世卿又非卿則止書師此一字内外皆用之凡言師者卒乘之通稱也又有兵有所屬而稱師者與承上省文而稱師者兵有所屬而稱師者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之類是也承上省文而稱師者上書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下書楚師

滅蔡之類是也凡當書師師而不書者皆闕文也又若戰稱人敗稱師來稱人追稱師乞師棄師取師之類事雖不同其為卒乘之通稱則一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卿為君逆則稱女自為逆則稱字母為子逆則稱婦女者從父母所稱之辭字者兄弟辭婦者對姑之辭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經書内女適於諸侯及其大夫者凡十有二各以書

法別之書歸者五而書卒者四紀伯姬紀叔姬鄫季姬宋伯姬也書歸不書卒者一杞伯姬也不書卒者文闕也不書歸與卒者郯伯姬齊子叔姬也二女者皆見出者也杞叔姬亦見出而書卒歸其喪也皆諸侯夫人也書逆不書歸者二叔姬也子叔姬也皆大夫妻也大夫自為逆者也直書卒者二伯姬也子叔姬也魯女之不嫁者也特卒之也故凡内女當書卒而不卒罪在卒者不當書卒而卒罪在卒之者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推歴當為周正三月己巳朔案經書日食三十六今

以授時歴推之頻月不應有食者二襄二十一年冬

十月庚辰朔二十四年八月癸巳朔距前月合朔去

交三十一度弱定无再食之理非常之變亦不至此

並傳寫之誤變交不食者一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夘

案是年六月无癸夘其食限亦不在六月推歴當為

周正五月乙亥朔入食限泛交分初日四千一百定

交度陽歴十度依法變交不食亦傳寫之誤月日朔
合者十七莊公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僖公五年
九月戊申朔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宣公十年四
月丙辰朔經闕朔字成公十六年六月丙寅朔襄公
十四年二月乙未朔二十年十月丙辰朔二十一年
九月庚戌朔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七月
甲子朔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二十一年七月壬午
朔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

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十五年八月庚辰朔差一月者十二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推歴當為周正三月己巳朔闕朔字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推歴當為周正八月壬辰朔十七年十月朔推歴當為周正十一月庚午朔闕庚午字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推歴當為周正七月辛未朔案左氏傳言唯正月朔慝未作於是乎伐鼓用幣詳其傳意是謂此食不在正月之朔故言唯以明其非禮

不在正月之朔則不得為之六月矣書六月者傳寫之誤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推歷當為周正十月庚午朔僖公十五年五月推歷當為周正四月癸丑朔闕癸丑朔字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推歷當為周正三月癸亥朔闕朔字成公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推歷當為周正十一月丁巳朔襄公十五年八月丁巳推歷當為七月丁巳朔闕朔字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推歷當為十一月乙亥朔左氏傳亦作十一月足證

經文傳寫之誤昭公之十五年六月丁巳朔推歷當為周正五月丁巳朔定公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推歷當為周正十月丙寅朔差二月者二莊公十八年三月推歷當為周正五月壬子朔闕壬子朔字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推歷當為周正五月庚午朔闕朔字差三月者二宣公八年七月甲子推歷當為周正十月甲子朔闕朔字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推歷當為周正九月甲戌朔又案左氏傳解此一事其說自

分三節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平子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此一節見經文元非六月皆後世傳寫之誤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此一節是說夏正九月雖非春秋所書之正然亦可以見經文六字本作九字當夏四

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此一節復說周正六月要之春秋文多闕誤推此類可見然春秋書日食而不書月食者月食時已有術可推故詩曰彼月而食則惟其常言其有常數也

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會而莫適為主曰遇又曰禮均曰遇故志内之遇者三而皆以此及彼志外之遇者四而皆以尊及卑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伐者出師之總名周禮大司馬掌九伐之法眚壇侵削正殘杜滅伐總謂之伐正猶春秋書伐其侵圍入滅之類皆伐之事也然經有重言其事者有不重言其事者有但言其事而不言伐者重言其事者如伐鄭圍長葛伐杞取牟婁之類是也必繫之國以見其為某國之邑也不重言其事者如伐楚次于陘伐鄭會于蕭魚之類是也雖曰伐而實未有事乎伐也但

言其事而不言伐者侵入滅及圍國之類是也不言伐者省文也又如戰而言伐者伐兵也不言伐者非伐兵也及齊師戰于奚傳言疆事也及楚人戰于城濮經書楚人救衛之類是也亦有史失其事而經則泛之書曰伐者翬帥師會伐鄭之類是也不然春秋何以紀用兵之名而惟伐為多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矢公穀皆作觀左氏傳亦作陳魚而觀之案公羊又

言千金之魚公張之而春秋不謂之張魚而曰觀魚

者内辭也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或曰矢即矢繳之矢

今之摽魚是也

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獻六羽

魯僭天子之禮樂故春秋必每事而正之然書初者

本其失禮之始所可言也僭諸公者也不書初者因

事以懲慝所不可言也僭天子者也考仲子之宫將

萬焉問羽數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八諸侯六大夫

四十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行八風故自八以下據此言之則樂舞之僭其自衆仲始

螟

螟蟲災也案春秋所書有災有異害及於民之謂災物反其常之謂異然二者魯皆備書諸國惟異則書之故周書宣榭災晉書沙鹿梁山崩齊書大災一宋書災四大水一隕石鷁退飛各一雨螽一陳書災一宋衛陳鄭書同日災一皆異也葢災則事止一國異

則理關天下故於内外所書如此

七年夏城中丘

邑郭曰城古者城郭有度侯伯之國面方五里徑三百雉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春秋之時不法不制自中丘迄于郛瑕凡書内城二十有六有益城無極者有城中城以自固者有併城二邑以困民者有用師徒城以虞難者有城其食邑以張私家者而聖人悉書於經其事則皆為横僭而其志

則存乎復古

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我者對彼之稱然春秋書我者唯二事我入祊以見彼亦有同欲入之者歸我濟西田以見彼亦有同田於濟西者蓋濟西之田魯不盡有泰山之祊齊亦欲之

九年挾卒

案魯世卿之族其嗣不見於經者三人然益師之後

傳有衆仲無駭之後傳有展禽展喜展瑕展莊叔展王父惟挾之後無人或所氏之世至挾而絶或其子孫更微無事可見或當是時國之紀綱猶在於君盟會侵伐多親制之故雖有世卿而名氏不登於史册春秋之作亦據其所見者耳

十年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昔孟子有言太公之封於齊為方百里也周公之封於魯亦為方百里也今魯方百里者五徒取諸彼以

與此仁者且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今觀春秋所書取田者四取邑者八取附庸者五滅國者一歸田者二歸邑者二以邑來奔者三外取内田邑者四雖未能盡合孟子之説然侵暴亦多矣聖人備存而弗削所以辨封域息爭奪也

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案左氏傳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

公子桓公而請弑之十一月公祭鍾巫館于蔿氏羽父使賊弑公于蔿氏立桓公而討蔿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又案魯十二公為内弑者二皆以賊臣當國不成喪不書葬不惟魯也宋與夷以華督當國不書葬宋捷以南宫萬當國不書葬晉卓以里克當國不書葬齊舍以公子商人當國不書葬宋杵臼以公子鮑當國不書葬齊商人以公子元當國不書葬晉夷皐以趙盾當國不書葬鄭夷以公子歸生當國

不書葬晉州蒲以欒書當國不書葬齊光以崔杼當國不書葬衛剽以甯喜當國不書葬齊荼以陳乞當國不書葬

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

假田胡為書于策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者内辭也以是知春秋於魯事多内辭或曰此鄭伯之所以為諼也克段似仁歸祊似誼假田似禮渝平似信

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夏四月

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結平曰成左傳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又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皆謂其往來文説而使之平也華督弑其君宋人以為討故魯桓會諸侯以成之曰會曰以曰取曰納辭煩而不殺皆所以病公也又案宋人為亂而我則平之是則為之成亂宋人討亂而我則平之是不謂之成亂然則猶曰成宋亂者内辭也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案公行反至必書於策者此史氏之常然春秋凡公行一百七十二而書至者八十不書至者九十二公行不出境者不書至雖出境事不在魯史者不書至公行不出境不書至者亦史氏之常也事不在魯史不書至者本所闕也

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

春秋歷十二公夫人之見於經者隱桓莊僖文宣成隱夫人以子氏不書葬可證自桓以下凡六公具有

逆至明文其餘經所不見者閔則以方幼未娶而卒故無所書此則然矣若襄則有昭母齊歸昭則有孟子定則有哀母定弋或以為妾或以為夫人皆無逆至明文可見者也以為得禮則孟子非得禮者以為失禮則何以不備書於經惟深明夫聖人所以立教之意與其春秋内辭之旨自當有以辨之今不盡釋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狩于郎非其地也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閲遂以狩皆天子之禮諸侯何為有此名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稼故春秋因事以明僭

五年大雩

諸侯曰雩雩於山川天子曰大雩雩於上帝此亦因事以明僭又案天子有雩諸侯亦有雩天子有社諸侯亦有社雩社雖同所以為雩社則異故春秋大雩

則書鼓于社則書皆非禮之禮也

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

世子生不書而獨書子同者左氏傳云以太子生之禮舉之穀梁云疑故志之以太子生之禮舉之者事也疑故志之者意也春秋書其事所以使後世微見其意或曰莊公信非桓公之子聖人當明言之曰不然夫桓莊之事聖人烏得而知之假使知之而亦烏可言也昭公娶吳孟子此事之顯然者聖人猶為之

隱曾謂桓莊之事而聖人肯言之乎且春秋一書聖人誼存筆削其善其惡為法為戒則皆付諸後人故先儒嘗言春秋議而不辨又曰婉而成章謂桓莊之事而聖人言之豈春秋旨哉

八年冬十月雨雪

冬十月今之八月書失時也詩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今以授時歷推之周幽王六年歲在乙丑距延祐丁巳二千九十二年是歲實以夏正八

月辛卯朔入食限是周人改月數之一證也故春秋凡三書雨雪兩皆言大此獨不言大言大者以大為異不言大者以失時為異又案三代正朔商則改正不改朔周則正朔時皆改以十一月為正月正也月數從子起朔也以子為孟春時也故孔子告顔淵曰行夏之時是言周時之不正也至書於春秋則曰春王正月並存當時之實使後世觀其得失而損益可知是則聖人之志也

十有二年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戰伐不書主帥者凡九桓二年入杞八年伐邾十年
齊衛鄭來戰于郎此年及鄭伐宋十七年及齊師戰
于奚及宋人衛人伐邾莊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僖
四年及江人黄人伐陳二十二年及邾人戰于升陘
以上九事内省文者三以國與之者三闕文者三先
書十有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次書十有二
月及鄭師伐宋先書夏公伐齊納糾次書八月庚申

及齊師戰于乾時先書春正月公會諸侯伐楚次書秋及江人黃人伐陳皆一出而再有事其不書主帥者省文也戰于郎于奚于升陘郎奚升陘皆魯地或經以來戰為文或傳以疆事為解其不書主帥者國與之也桓二年入杞八年伐邾十七年再伐邾其不書主帥者闕文也

十有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經書烝祭二嘗祭一禘祭二是皆天子之禮而諸侯

所不得為者故特書祭名以明其僭若如舊說以再烝見凟則古人有時享月薦相距五月不可謂凟御廩災乙亥嘗以為未易災之餘則但書有事其誼已明何必曰嘗故嘗考之他書詩歌載嘗禮舉重祭明堂位備言魯僭禮樂之事而嘗烝省蜡與大禘並書蓋四時之祭雖通乎下而等差名品貴賤不同是豈可以毫髮僭差哉此聖人所以因事以着其罪也

十有八年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僖十一年書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此書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及者尊卑之辭公夫人同行者也與者不相屬之辭公夫人不同行者也夫人之惡於是乎見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

桓公薨夫人猶避在齊是年三月始歸於魯春秋欲見其事故因其告至之日而追言其去國之久夫人

之罪著矣其曰夫人孫于齊而不稱姜氏者承上如齊文是謂一事而再見故前目而後凡

夏單伯送王姬

送王姬當依公穀作逆單伯王卿士而宦於諸侯者魯有單伯鄭有祭仲陳有女叔皆是又案左傳齊有王子成父王孫揮鄭有王子伯駢當是時不惟異姓之臣雖王族亦有宦於諸侯者

二年秋七月齊王姬卒

春秋於齊王姬書之如魯夫人書單伯逆王姬即公子翬公子遂叔孫僑如之逆女也書王姬歸于齊即文姜穆姜齊姜之書至也書齊王姬卒即魯夫人之一切書薨也我魯侯也既為齊逆又為齊歸又為齊卒而喪之由是觀之孰謂莊公非齊襄之子者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內大夫將不稱帥師者凡九此年溺會齊師伐衛十四年單伯會伐宋文三年叔孫得臣會伐沈九年公

子遂會救鄭宣十一年公孫歸父會伐莒成八年叔孫僑如會伐鄭襄元年仲孫蔑會圍彭城十四年叔孫豹會伐秦十六年叔老會伐許皆闕文或曰凡大夫會伐不稱帥師者不以師會也

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齊人者齊侯也其不言齊侯者蓋言侯則醜公從之言人則從公不疑是亦内辭也莊公越禮不顧遠會齊侯以狩猗嗟之刺實作於此觀其末句曰展我甥

兮蓋為疑辭以諷之也孰謂莊公非齊襄之子者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夏

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

師次于郎為一事治兵至師還為一事莊公將會齊

圍郕厲兵以出振旅而入樂收滅同姓之惡於已而

歸降郕之利於齊春秋書會用師蓋未有如是之詳

孰謂莊公非齊襄之子者

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

當依公穀無子字又十六年盟幽當依公羊有公字
三十年次成當依公穀有師字僖十九年盟齊當依
公穀有公字二十九年盟翟泉當依公穀有公字襄
十七年圍防高厚字上當依公穀有齊字以上並左
氏闕文隱三年君氏卒當依公穀作尹氏卒宣十六
年宣榭火當依公穀作宣榭災襄十四年衛侯出奔
齊當依公穀有衎字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當
依穀梁作蔡侯東即東國一人闕國字隱六年鄭人

來渝平當依公穀作輸平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當依公羊作歸之于京師定四年吳入郢當依公穀作吳入楚他非書法所關者不錄故嘗謂春秋一經左氏尤多闕誤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魯師未有書敗績者諱不係於敗故因削而不書以示教若乾時之敗莊公本以伐齊納糾已為非誼及小白既入公乃遂不量力至與齊戰師徒崩喪而子

糾不免於死爲莊公者其罪爲如何也誼係於敗故

備書以重其惡

十有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

盟

此一章主書本以效莊公失馭臣之柄書單伯逆王

姬則父子之倫絶書夫人姜氏入則夫婦之恩乖書

齊人取子糾殺之則交鄰之誼虧書築郿書新延廏

書城諸防書築臺于郎于薛于秦則君民之道喪結

諸公子也而任為大夫私媵于陳既不出于君命專盟于鄄又非有干國論是莊公失馭臣之柄矣故傳者以莊公為多失道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春秋詳内事故凡書加兵於魯者必言其鄙其言者見於魯史者也其不言者魯史所不見而事具於彼國之史者也故哀八年吳伐我不言鄙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不言鄙事具於彼國之史則其不言者

本所闕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眚公羊作省案禮記有大省讀音獮由是考之肆大省猶文十六年書毁泉臺昭十一年書大蒐于比蒲謂為過眚者非肆者屬事之辭

二十有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哀姜書入以孟任故也蓋孟任者既已許之為夫人

且又割臂盟公生子般矣則哀姜胡為而至焉故入

者逆辭也纂辭也有內主之辭也方其時莊公冒喪

納幣二年之間三至齊廷又遇于穀盟于扈越禮不

顧如此其急而齊人有疑如此其緩親逆而不與俱

入既至而覿見有加聖人備書於經則不惟見夫人

之伉而莊公不能正身率禮遂使嗣子受禍幾至亡

國其是非得失之迹設施於前而成敗吉凶之效驗

於後此春秋所以為獎善抑惡之書見諸行事深切

著明

二十有五年冬公子友如陳

聘禮圖使於朝君親命之宰書幣宰夫具齋人皆公選命皆廷授幣皆官具春秋之聘則異於是矣國政多專於大夫出使非由於君命故縣子答繆公之問古者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疆埸雖欲哭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中國雖欲勿哭安得而勿哭其時事可知也故春秋於外大夫來魯者皆書使書聘各從

其傳致之辭於自魯出者或以聘行或不以聘行一書曰如而不與其私交正其本之意也或曰外大夫以君命來則書不以君命來則不書内大夫以君命出則不書不以君命出則書其說亦通

二十有八年冬築郿

臺囿曰築郿字上下疑有闕文案詩小序言秦襄公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是周制非有天子之命凡田狩遊觀之事皆諸侯所不得為者矧莊公比年

以來書日食者三大水者二大無麥禾者一告糴者一有蜚者一不雨者一而築郿新延廏城諸防築臺于郎于薛于秦城小穀不思所以畏天災恤民隱屢興工築為其所不當為宜乎春秋備書之以甚其惡

三十有二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元年季子來歸

案左氏傳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史記

稱慶父殺子般季友奔陳二年慶父殺閔公季友自陳與閔公弟申如邾慶父奔莒於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依史記則季子來歸當在閔二年依左氏則季子元年來歸二年慶父殺閔公季子再以僖公適邾慶父奔莒復入立之二說不同然以今考之閔公雖立尚幼慶父夫人當國季友者子般之黨誰為復之假使來歸既不能消除禍亂臨難苟免何以稱賢以此推之史記為是但恐經文錯簡誤在此耳

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不稱宮廟而但言莊公者蓋禘祭之禮本以文王為所出之帝祀之於周公之廟而周公配之故稱宮廟則疑於莊公可以配文王不稱宮廟則見其獨祭莊公而但假用其禘之儀制耳言吉又言禘者一事而兩失禮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春秋諸國統紀卷二

元　齊履謙　撰

魯國第一下

僖公　文公　宣公　成公

襄公　昭公　定公　哀公

元年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夫人氏而不言姜者公不為之喪也既云請而葬之

復曰不為之喪者蓋僖公於時外示居厚不絶之恩內乏忠孝惻怛之志而成風在國已稱為夫人其曰夫人氏之喪者見其皆哀姜之私黨不以為公家之所與

六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冬公至自伐鄭

凡一出而再有事有以前事致者有以後事致者蓋公或與後事或不與後事與後事則以後事致不與

後事則但以前事致諸侯遂救許而仍以伐鄭致者
公不與救許也
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致者三月廟見以禮成婦之名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即其事也夫人者聲姜也觀其名所以知其人聲姜
之不氏者是不必知其人也以禘禮致夫人瀆莫甚
於此者何為不必知其人夫人之見於經者凡六或
為締禍或為不允或虧於晚節惟聲姜在春秋中獨

為保其完吉者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其失禮在事而不在夫人故不必知其人是亦書法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經書諸侯來朝於魯者三十六書公之朝於他國者齊十四晉二十一楚二夫朝者邦國所以事天子之名也春秋之時以諸侯而廷見於諸侯是則失禮之大者春秋欲悉正之則無以紀實而傳信欲並從而書之則又不足垂訓以示後故聖人於是每為之內

辭凡我公之朝皆一書曰如所以起問者見是非其辭似迂而實盡其事似諱而實彰初非有私於魯也諸凡言內辭者諠皆倣此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新作南門新作雉門及兩觀凡言作者皆志其僭然雉門兩觀則因災而作其僭在前南門則無所因而作其僭自此其僭在前而亦謂之作者習而不知以為非失而不能正以禮是亦創始而已言南門而不

名其門非一門也

二十有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不言乞師桓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不言乞師而於此獨言乞師者案左氏傳稱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見子玉道之以伐齊宋摟荆蠻以殘中國故特書乞師以甚其惡

二十有八年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買避晉故不卒戍而還魯畏楚故殺子叢以說䏻春
秋殺大夫不言故此獨言故者罪僖公也盟于齊盟
于薄盟于宋以師伐齊遣兵戍衛妄殺無罪之人其
亦忝周公之裔矣故特書故以甚其惡
三十有三年乙巳公薨于小寢
二年丁丑作僖公主
作僖公主志僭也諸侯之主一尺天子之主尺有二
寸故左氏傳曰作主非禮也誼自可見春秋凡宮廟

制作非僭不志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案左氏傳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然適晉不言如反國不書至盟不稱公處父去氏是皆晉史闕文非魯春秋之所記或曰內辭也適人之國而與人之人臣盟失正莫甚焉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大事祫也禮羣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今魯不行此禮但躋僖公而祀之一說喪制未終新主未當祔祭故上書躋僖公下書公子遂如齊納幣其失禮並見

四年夏逆婦姜於齊

聲姜自為逆婦也宋蕩伯姬來逆婦杞伯姬來求婦逆婦姜於齊同為母為子逆然自外來者必明其為某國某人自内出者則省文可見故或書或不書書

之以為罪不書以示訓

五年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哀姜以罪誅死雖還其喪而葬之於誼不可以入宗廟故僖公緣此誼尊成風為夫人以妾亂嫡非所以正名分尊君父也至其後世宣母敬嬴襄母定姒昭母齊歸哀母弋氏皆援例以立失禮自成風始也春秋惟弋氏文獨異說者以為哀未逾年餘並同夫人書之不没其實而已

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猶者欲已而不已之辭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志不誠也不郊猶三望僭不能遏也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大夫强也皆欲已不已之辭

九年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凡夫人如往法皆不書至何為法皆不書至古者婦人無外事無所見乎春秋故法不書至也此獨書至者以為得禮則夫人書如者六書會者五書歸者一

書孫者二未有得禮者以為不安於魯經書夫人姜氏如齊一如常辭則亦未見其不安者此葢錯簡本當在四年逆婦姜於齊之下而後世傳寫誤屬於此耳

十有五年單伯至自齊

大夫恒出不書至惟見執於大國則書故書單伯至自齊意如婼至自晉皆所以見仇好之情成事序之體

十有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諰上曰告臨下曰視閏不告月簡宗廟也四不視朔

厭朝政也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

毀泉臺穀梁氏曰喪不貳事貳事緩喪也以文為多

失道矣昭十一年大蒐於比蒲左氏亦曰君有大喪

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三傳互相發

明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冬十月子卒

春秋之法凡未即位之君皆稱子卒則皆名子般子野未葬而名者也王子猛既葬而名者也皆未即位之君也子卒不名闕文也

元年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夫人何為或稱婦或不稱婦有姑則稱婦無姑則不稱婦何為或書氏或不書氏娶於諸侯者書氏娶於

大夫者不書氏故穆姜稱婦齊姜稱婦齊姜書氏穆

姜不書氏

五年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一說子叔姬即文十五年齊人來歸者至是高固逆

為巳妻春秋不罪高固之非禮而著叔姬之不正故

書執書歸書逆書來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美惡

焉者此類是也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不詳書

其始末者葢欲因此以明彼也著其不正之甚者爾

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公子遂而曰仲遂者世仲氏也大夫皆世也然其世有自其身者有不自其身者世自其身故卒曰季友曰仲遂曰叔肸不自其身故卒曰公子牙奔曰公子慶父

十有五年初稅畝

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助謂借力以耕其公田稅謂

履畝而收其私穀又案經書初者凡二事初獻六羽及初税畝皆志其變法之端為後世鑒故獻羽書初則禘嘗烝不必書矣税畝書初則用田賦不必書矣

十有八年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元年三月作丘甲

傳稱晉作州兵鄭作丘賦經書魯作丘甲當是時去古日遠諸侯僭恣已極丘乘之法無復先王之制諸如此類皆假其名誼以為稱號耳其事則但為增立

軍行傳曰為齊難作丘甲按魯舊有三軍今復增立丘甲是為四軍矣所以明年有四卿並將

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公成公十一世祖禮記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雖然魯公之廟自始不毀武公之廟既毀復立又若桓宮僖宮自始不毀者也煬宮既毀復立者也魯之廟制備見於此又案二傳獨魯公稱世室

十有六年公至自會

上言伐鄭此言公至自會傳寫之誤

十有七年九月辛丑用郊

因事以享曰用與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誼同書稱肆類禮稱類造皆因事以享之謂夫僭莫重於郊故春秋書之特詳其書三卜不從者一四卜不從者二五卜不從者一乃免牲者二乃免牛者一乃不郊者二不郊者一改卜牛者四猶三望者三郊者二用郊者

一曰改卜牛曰猶三望曰用郊葢魯人之心方將以是為勤而聖人從而書之用備見當時僭竊不能自已之意諸凡言僭祭者誼皆做此

十有八年己丑公薨于路寢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古者元侯之國有軍作師以承天子諸侯之國無軍教衛以聽元侯故丘甲曰作三軍曰作皆僭作也故書

十有九年公至自伐齊

凡兵事侵以侵致定六年公至自侵鄭八年公至自侵齊是也圍以圍致僖二十九年公至自圍許定十二年公至自圍成是也救以救致襄五年公至自救陳是也今上書同圍齊下言公至自伐齊是亦傳寫之誤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魯公歲首去在他國者有之莊二十三年在齊文三

年在晉十四年在晉成十一年在晉襄五年在晉十三年又在晉皆不書獨此及昭公在乾侯書者皆失國者也昭公遂死於外襄公非有榮成伯之言亦幾於不得入是以唯此二公獨書所在夫諸侯無王故每歲必書王以謹始季氏無君故正月必存君以示誼

三十有一年夏六月辛己公薨于楚宫

八年秋蒐于紅

春秋凡五書蒐昭十一年二十二年定十三年十四年皆言大蒐此傳亦言大蒐于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而經無大字者闕文也大蒐者簡車徒也在他公不書惟書於昭定者當二公在位君不得有其國而奪於大夫大夫不得專其政而制於陪臣私邑內畔日虞干戈軍旅困弊名侈實違故屢假蒐田之禮以聲威於國人狩者意在從禽故書公以斥其惡蒐者本於燿武故言大以見其夸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圍費圍成圍鄆圍郈皆內邑也案左氏傳南蒯以費畔叔弓帥師圍費弗克敗焉而經不書畔者內辭也上卿為主帥舉大衆圍其城屹然若敵國而經不書畔者著家臣之强也二者相須其誼乃備

十有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萬武舞籥文舞萬入去籥樂不盡去也去樂卒事則

盡去矣古者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死而以尸將事又大夫有變當祭不以告書曰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見大夫之益强也

三十有一年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八年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

從猶陪從之從稱先公而不言宮廟者非一公也魯自昭公去國君不得朝正於廟而季氏主其祭及季氏更僘受制於陪臣而陽虎攝其事然春秋不得而

書也故於是因寶玉大弓而并及之寶謂龜青純玉謂璋判白大弓謂弓繡質皆國之分器而藏之宗廟子孫世守之者然不曰攝而曰從者使若公之在祭者然為内辭以重著其失也

十有五年壬申公薨于高寢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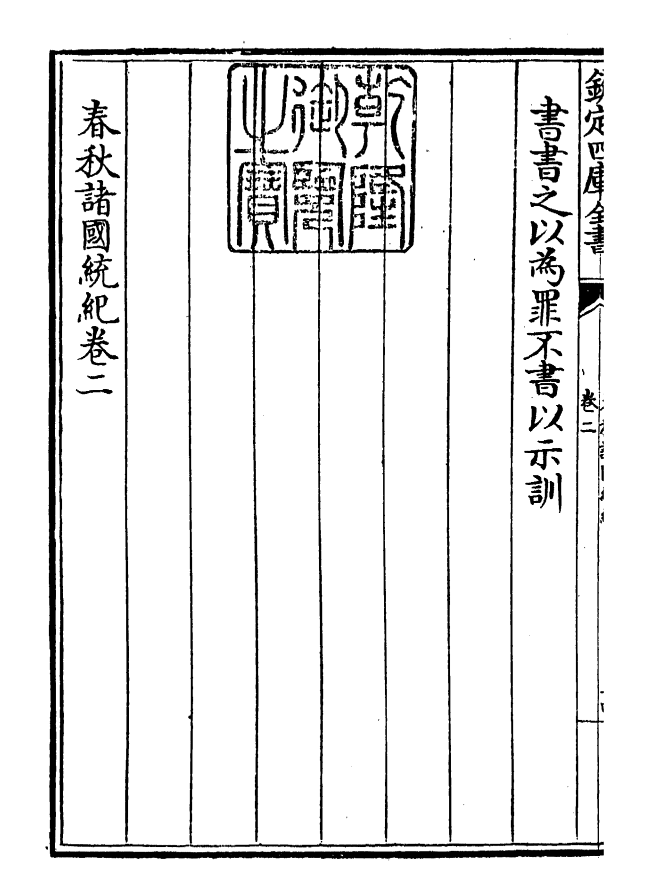
賦謂兵賦用田賦者計其私田以為兵也與稅畝之誼略同當是時井地既廢民田不均所謂稅畝田賦

者殆類秦之實田云傳曰悉索敝賦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孟子何以不書薨不以夫人之禮卒葬之也既曰夫人矣何為不以夫人之禮卒葬之昔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夫以孟子為夫人昭公之失也不以夫人之禮卒葬之哀公之過也或書或不

書書之以為罪不書以示訓



春秋諸國統紀卷二